

仡佬族古歌

叙 根由

XU GEN YOU

罗懿群 吴启禄 编译

贵州民族出版社

仡佬族古歌

叙 根由

XU GEN YOU

罗懿群 吴启禄 编译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叙根由: 仡佬族古歌/罗懿群, 吴启禄编译,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412 - 1742 - 5

I. ①叙… II. ①罗… ②吴… III. ①仡佬族—民歌—作品集—中国 IV. ①I276. 29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3322 号

作 品 名 仡佬族古歌:叙根由
著 者 罗懿群 吴启禄 编译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责任编辑 郭堂亮
封面设计 王 佼
印 刷 贵州创兴彩印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700 千字
印 张 29.5
印 数 0001 ~ 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序 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各自的勤劳和智慧,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中国文学的发展而言,汉族文学是其主体,但各少数民族文学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相比,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相比,发展极不平衡,但是这种不平衡丝毫没有淹没各民族人民的创作才能。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都有着十分悠久的文学传统,作为文学源头的民间口头创作更是如此。各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谚语、谜语等作品,构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璀璨夺目的宝库。这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集中体现。发掘、整理与保护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守护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精神家园的历史使命。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现代传媒、人口流动等因素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日益增强,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在这历史性的文化变迁过程中,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本民族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礼仪习惯及各种物质载体和符号系统,这是该民族以社会的方式实现历史形态中的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缺的价值要素。传统文化是民族历史的精神

写照,是民族生命中的智慧之花,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力源泉。认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普遍价值和濒危的特别境况,采取有力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时代赋予我们守护住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精神家园的历史使命。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多样性传统文化,必须大力抢救与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60 年来,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抢救、挖掘、搜集、整理发表的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数以万计,一座座辉煌灿烂的民间文学宝库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通过生动形象的艺术画面,向我们展示了各民族人民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文化,以及他们的憧憬和希望。自 2003 年起,我国政府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列为战略系统工程,实施大力开发,以维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格局,应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和谐法治的先进文化。

2

贵州是一个我国西部地区的多民族省份,全省有 49 个民族,据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全省有少数民族人口 1452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38.9%,其中世居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土家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毛南族、蒙古族、仫佬族、羌族、满族等 17 个。各民族丰富而各具特色的文化积淀使贵州拥有“文化千岛”的美誉。贵州民族学院是贵州省唯一的一所综合性民族大学,也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贵州民族学院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对我省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先后建成了三个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即贵州世居民族研究中心、法制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中心、民族文化生态研究中心,设立了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西南文化研究院、贵州民族经济研究院、西南雒文化研究院、水书文化研究院、民族医药研究院、侗族文化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积极鼓励、支持和组织全

校教学科研人员从事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及相关课题研究,做了许多颇有成效的工作。

仡佬族是贵州的世居民族之一,现有 437997 人,居住在贵州省的仡佬族占该民族总人口 97% 以上。仡佬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和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其余居住在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和铜仁、毕节、安顺、黔西等地,少数散居于云南和广西。在“文革”结束以前,因为仡佬族人口较少,居住又较为分散,一直没有开展仡佬族民间文学的发掘和整理工作。直到 1980 年前后,全国十四所民族院校共同提出编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来自我校的罗懿群先生勇于承担了仡佬族文学的编选工作。在当时,仡佬族还没有现成的文学资料,编选仡佬族文学作品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懿群先生从事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拓性事业,他决定走出书斋,走入田野,到仡佬族的各个聚居地区直接采风搜集。在完成仡佬族文学作品编选工作之后,罗懿群先生没有停息,近 30 年来一直在从事仡佬族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他以及和他志同道合的几位同志的足迹遍布遵义、仁怀、安顺、平坝、清镇、普定、关岭、镇宁、紫云、兴仁、安龙、贞丰、务川、道真、正安、凤岗、江口、思南、石阡、瓮安、龙里、贵定、修文、开阳、黔西、大方、毕节、织金、金沙,以及广西的隆林、云南文山州的马关、麻栗坡等 32 个有关仡佬族分布的县市,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调查笔记和相关资料,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其中的艰难险阻,非局中人是难以体会的,这种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罗懿群先生近 30 年从事仡佬族民间文学的发掘、搜集和整理工作,其成果是极其丰硕的,他与相关同志合作编印了《民间文学资料》第 49 集(该书获 1979 ~ 1982 年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优秀奖)、辑成《仡佬族文学资料汇编》的“传说集”和“劳动歌集”、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讲》等书编选或撰写了有关仡佬族的作品或文章约 30 万字,整理编定仡佬族古歌和有关叙事长诗约 1.3 万行,同时还撰写了各类分

析、评价性质的相关文章约 26 万字,为仡佬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增添了一笔璀璨夺目的财富。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仡佬族古歌《叙根由》是罗懿群、吴启禄两位先生历经周折、千寻万访取得的“真经”,也是到目前为止各地搜集的仡佬族古歌中规模最大、篇幅最长同时也是最为完整、宝贵的一部,是仡佬族人民精神智慧的结晶。这部古歌流传在黔西、织金、纳雍、大方四县交界的六归河沿岸的仡佬族雅伊支系中,其内容长达四千六百余行,语言豪放粗犷而又优美生动,广泛涉及到仡佬族远古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自我、认识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民俗学、伦理学、法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着极其丰富的研究价值,对于仡佬族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拓展研究领域,均不无裨益。

罗懿群先生原为民进贵州省委副主委,已有 78 岁高龄,吴启禄教授也已有 75 岁高龄。两位先生 in 古稀之年仍笔耕不辍,壮心不已,作为一名同样从事民族法律、民族文化研究的少数民族学者,我深为本书编者们的精神和所取得的成果感佩,特遵嘱欣然提笔,草就此短文以为序。

贵州民族学院院长、教授、法学博士后
云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

吴大华

2009 年 10 月 1 日

序 二

苏晓星

罗懿群、吴启禄两同志编译的这本民族古籍，不但其是首次梓行于世，而且也是一项经若干人历十余年之辛苦始得完成的文化工程，创作书写和古籍发掘整理的艰辛，虽然很难具体言说，通过形象比拟或对比却是可以告喻于人的。1990年5月，我迁居团坡桥新居后即进行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每日清晨即面窗捉笔，一字一字往稿纸格儿里填，除午饭后稍事休息外，直至夜幕降临毫不停息。如此一天下来，人自然是被累坏了，浑身精疲力竭满脑里混糊轰鸣，大有难以为继之感。然而，将稿纸取过一数，最多也不过写下二、三千字，遥想还有数十万字须得挨个往格子里填，不得不令人悚然畏难。不几天，窗外某处，开工兴建一座楼房，每当看到工人们一砖一石地往上砌时，不禁使人想到这与一字一字地往格子里填何其相似，因而也对其竣工感到充满困难和不敢预期。然而，工人们虽然要不断地付出很大的体力劳动，却是那样富有耐力和充满韧性通过他们不畏难和不停息的劳作，楼房毕竟一天比一天高了。这情景使人有如得见大树生机无限的幼芽，获得了富有价值的启示。我于是有了力量，有了希望，日复一日地耐心在书案前坐下去，一字一字地往稿纸上写。如此过了一年，窗外的楼房终于拔地而起，我的小说也接近脱稿。以此相比，我不能不觉得一部书稿的写成，至少不比建造一座楼房耗去的时日少。至于这本仡佬族古歌，作为一项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工

程,建设情况虽然也与这形象化比喻相仿,难度却是更要大得多了!

20世纪70年代末,曾经被撤销近20年的贵州民族学院恢复后,在百废待兴之际,就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发掘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的重任,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负责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选编主要居住在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而这项任务又完全由中文系承担。主要居住在贵州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和仡佬族,由于都没有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字,传统文学也都主要是口头文学。其中,前四个民族的口头文学不但蕴藏丰富,而且经过解放后的大力发掘与介绍,见诸报刊和出版的已相当多,备选作品多如积玉堆金。仡佬族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前此以往,口头文学的境地还很少有人涉足,因而不惟发掘甚少,作品见诸于世者也极少,蕴藏情况更是无人知晓。由于仡佬族人口少,住地面广而分散,民族语言多数地区已不再使用,民族习俗也大都淡忘不传等等,给人的印象是传统的口头文学也少有传承。前述作品少见的现象,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错觉和误解。因此,在彼时彼地,选编仡佬族文学作品入高校文科教材,真有如作无米之炊。谁知本书的主要编译者罗懿群同志竟然心甘情愿要作这无米之炊,主动承担起选编仡佬族文学作品的任务。人们推测他或许是对贵州全省人口最少的仡佬族特别有感情,或许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坚信只要有民族存在,民族的口头文学作品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存在,更是不能泯没的。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两者都说对了。

懿群深信,仡佬族的口头文学作品虽然少见于文字的史籍,必然深藏于民间。他于是深入到仡佬族地区,周密调查,细致采访,足迹遍及全省仡佬族村寨和乡土。他深怀着炽烈而特殊的感情,敬老尊贤,长幼皆亲,不耻下问,虔心求教,终于做到友朋遍及仡家,于鱼水之情中被仡家视为知心者和自己人。这也使得他从情感上不再把发掘仡佬族传统口头文学仅仅当作一项尊命而为的工作,而是真诚地当作一项悉心为之倾竭心力的事业,一项继承兄弟民族文学传统责

无旁贷的义务。他一直虔心以这为已任和职守,那深切之情,那拳拳苦心,那长期所付出的劳动,终于获得报偿。广大仡佬族人民给予他热情的支持,争相向他献出记忆保存的口头文学珍藏,仡家知识分子们更是与他通力合作,将他的工作任务共同承担。就这样,仡佬族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一件件地被发掘出来了,不但为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校教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提供了《山满》等三篇作品入选,还先后提供资料给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印了《贵州民间文学资料》的仡佬族专集,给贵州民族学院编印了《仡佬族文学资料汇编》的《劳动歌集》和《传说集》,并为懿群自己主要承担编写的《仡佬族文学史》打下了基础。古歌《叙根由》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发掘出来的,到出版之时为止,与懿群受命承担此项任务之初已相去了整整十四年。所耗费的年月,所显示的艰辛,应该说都并不比建造一座楼房少。这也说明,当初懿群慨然接受仡佬族文学研究这一任务时,人们所推测的两种原因都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这样一项艰巨事业的开展和取得相应的成绩,除贵州省委、贵州省社科院、各地(州)县民委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外,主要还离不开贵州民族学院及其中文系和民语系的支持与关怀。该院的院系两级不但将对仡佬族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的编写列入了国家“八五”科研计划,拨给经费,给予有关人员时间上和工作上的种种方便,还采取种种有效措施以保证其顺利开展和及早完成。如破天荒在贵州首家召开仡佬族文学座谈会,广泛邀请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献计献策。又如采用请进来的方式,邀请仡佬族知识分子脱产离职到院指导和协助工作。再如积极编印仡佬族文学资料等等,都卓有成效。因之,对仡佬族口头文学的发掘和研究,事实上早已变成了研究单位、研究人员与仡家的共同事业。其间,民语系主任潘定智和原中文系主任王成杰等同志,都曾特别为之倾注心力。由于同样的原因,贵州民族学院和仡佬族人民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仡佬族古歌《叙根由》流传在贵州省黔西和织金两县边界的六圭

河畔,仅在当地仡佬族伊雅支系中传播,流传的范围都极窄。虽然就古歌被发现当时已知的情况来说,仡佬族仅有三万余人,但至少也散居于数百个住地,然而,却仅有一个地方流传有这么一支歌,可见其在民族之中简直是深藏无痕了。可是,搜集者竟然在踏遍了所有仡佬族村寨后,终于有幸在这样极为偏僻的一隅将其发现,有如地下觅宝、沙里淘金。这说明任何深藏于民间乃至濒临泯灭的口头文化遗产,只要功夫深,都是可以发掘出来和得到抢救的。在已知的仡佬族口头文学遗产中,当数《叙根由》这一古歌规模最大、篇幅最长。而这样一部巨著如今仅在一地遗存,其原因当然与仡佬族没有文字、传统习俗风情淡化和外来文化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等等有关。然而,毕竟还是有幸存留于世,并未在民族中彻底泯没,这又主要靠尚未消失的民族习俗与宗教活动等才得以保存。我曾经论说过,民族习俗及宗教乃至迷信活动,对口头文学的作用和影响很大。首先是由于习俗风情和宗教活动等借用或采用口头文学丰富其仪式和仪礼内容,活跃仪式气氛,组成仪式整体,甚而决定仪礼过程等等,扩展和增强了口头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提高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从而拓宽了口头文学的创作题材,使得口头文学的创作形成了人人崇好的民族风尚,这就对口头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习俗风情和宗教活动等又必然地会以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存在条件和历史传承性等等载体的功能,将有关的口头文学保存于其中,记录于其中。比如解释某种习俗起源和产生原由的传说故事,必然会与这种习俗共存于世和共传于世。又如凡是在某些习俗活动中必须讲唱、赛唱,或者已形成仪式项目,组成仪式总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一般只用以丰富仪式内容、活跃仪式气氛、可唱也可不唱等等方面的口头文学作品,有关的习俗风情和宗教活动都必然会将之保存于其中,共同向后世流传。湘西苗族的“还雉愿”祭祀活动,将有关雉公雉母的人祖神话保存于其中,共同在历史长河中传承;贵州一些布依族地区的田间祭穗习俗,须讲唱

射日月神话,告戒日神勿生旱象,也使这一神话与其载体习俗相生相得似的共传于世等等,都是极好的例证。《叙根由》之所以尚存于世,其情况和原因正是这样的。

据编译者在题解中所说,《叙根由》乃为仡佬族超荐亡灵的祭祀歌。依照民族古俗,老人亡故后必举行隆重的超荐祭祀,巫者(祭师)在施行祭仪中不但必须用仡佬语唱此歌,而且必须按照歌中之所述所示如法依次一一演行。如此依歌作法,乃是整个祭仪的主体或主题,可见此歌在超荐亡灵这一重大祭典中地位何等重要,因而被族人当作经典,视为圣物。由于同样的原因,《叙根由》主要在祭师中的掌坛师家族中传承,不但少在民间流传,也不为一般巫者掌握。这种专业化式的传承法式,虽然使诗歌仅为宗教执事者所掌握,流传面被囿于宗教仪典及其影响范围之内,然而,由于其传承有专职家族世系承担,不但使得其流传于后世有了源源不绝的保证,不致泯没于历史长河,而且,又因宗教仪式和规法的神圣不可更易,日月的洗磨也难以使其既定型态折损和更易。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民族习俗和宗教活动是怎样利用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和存在条件等等,将口头文学保存于其中,既共存共传,又难以变易,形成了人类文化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这里还须特别指出,仡佬族语言在民族的实际生活中,也较普遍地忘怀或失传,而《叙根由》因须用民族语讲唱,使得一部分民族语言也得以随之保存下来,可见习俗风情和宗教活动在某种情况下,也具有保存民族语言的功能。由于这样的原因,仡佬族的一些神话、寓言以及极为古老的故事和传说等等,不知何年何月被采入这一祭祀歌章,因而得以随祭祀仪典传留于世。于今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口头创作已在本民族大多数地区失传,在六圭河畔却依然传世,这不能不说主要是当地民族祭俗的功绩。当然,由于须适应祭祀仪典的需要,也就是说巫者的目的是利用口头文学解说仪典由来和宣说法事教义,必然会对所采用的作品加以改动,以利所用,因之保存于《叙根由》中的神话及寓言等等已远非原貌。然而

瑕不掩瑜，仡佬族祭典将这一古歌保存于世的功绩还是主要的。

《叙根由》长四千六百余行，前已言及，在已知的仡佬族口头文学作品中规模最大，地位也最为重要。全歌分为十二章，除少数几章纯属叙唱祭典原由、仪程和法事外，多数章节内容主要是口头文学，大致有这么四类：一类与开辟神话有关，如《铁牛精“那约”》、《阿利捉风》和《巨人“由禄”》等；一类是人类起源神话，如《阿仰兄妹制人烟》；一类是唱述原始社会生产情景的歌，如《打虎·擒獐·射羊》和《挖矿炼铁》；还有一类是训世寓言，如《婆媳不和》和《猫呼呼借窝》。前三类作品在于今已发掘出的仡佬族口头文学作品中甚为少见，其数量虽然不多，却已使仡佬族文学史的前阶级社会阶段文学不再成为空白，有如凤毛麟角，极为珍贵。同时，这些作品都以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显示了仡佬族自己的民族特点，在我国多民族的创世神话百花园中又绽开了一朵新花。斯大林曾说过：“每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与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接见芬兰政府代表团的讲话》）这话无疑是真理，因为文化库藏的丰富与否，既需要数量的增添，更需要特色的不断新出和品类的渐次繁多，而这一切都应该是前此以往所没有的。设若数量虽然增多，特色和品类总是依然如故，年年重弹老调，岁岁不见翻新，便没有丰富可言了。《叙根由》的被发掘，无疑地已将其独具的特点和特殊性丰富了祖国多民族的神话宝库，因为这特点和特殊性是祖国神话百花园中前此以往所没有的。以这来衡量这部古歌的价值，我看是不为过的。

在《叙根由》的主要编译者罗懿群同志从事仡佬族文学研究之初，我也在贵州族民学院中文系任教，并负责民族文学教研室的工作，我们之间就仡佬族文学研究事宜曾有过许多研讨。后来我奉调到贵州省作家协会从事文学创作，又因兼任民族文学委员会的负责工作，我们之间又为培养仡佬族书面文学作者携手作过许多工作。

因之,当古歌《叙根由》即将作为单行本付梓时,懿群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又顺理成章要我说上这么几句,我当然是无法推诿了。但这不是作序,而是为我们两人向仡佬族人民和社会应作的一个交代。

目 录

序一	吴大华(1)
序二	苏晓星(5)
题解	(1)
第一章 寻祭师	(4)
第二章 找草果	(14)
第三章 砍树造房	(58)
第四章 打虎、擒獐、射羊	(101)
第五章 婆媳不和	(147)
第六章 挖矿炼铁	(198)
第七章 铁牛精“那约”	(243)
第八章 阿利捉风	(285)
第九章 阿仰兄妹制人烟	(326)
第十章 巨人由禄	(382)
第十一章 猫呼呼借窝	(398)
第十二章 由海的浪荡儿	(411)
附录 I 仡佬族雅伊支系丧葬仪礼中的“超荐仪程”	(448)
附录 II 仡佬族雅伊支系丧葬仪礼中的“做周月”	(451)
后记	(452)

【题 解】

仡佬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贵高原东部的万山丛中。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时，其先民僚人，就已过着有君长、有农耕、有“邑聚”的定居生活，是古夜郎的主体民族之一。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仡佬族人民以其卓越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尽管遭到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压抑与摧残，仡佬族人民还是把自己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保存下来，并使之不断发展。

在仡佬族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学艺术宝库中，民歌《叙根由》，是一部古朴雄浑的神话史诗。它镶嵌在庄严的祭奠唱词里，在贵州境内鸭池河上游六圭河畔仡佬族雅伊支系中传播，“致美于坛庙”，被人们当作“经典”，当作“生活和历史的教科书”而世代口耳相传。

仡佬族极为崇拜祖先，其祭祀膜拜之虔诚、隆重，贯穿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亚于其他农耕民族。对于亡灵的超荐，更是他们十分看重的一项祭祀，并有热祭、冷祭之分。所谓热祭，是指家里老人故去之后，趁着尸骨未寒，在出殡之前的超荐祭祀；所谓冷祭，即因经济或其他原因，未能在亡者故去时举行超荐祭祀，故而在安葬后一两年，或三五年，乃至十来年，补作超荐祭祀，有的甚至由子辈代父辈完祭。由于剧烈的悲痛已成过去，悼念是在冷净的思慕中进行，故称之为冷祭。总之，无论是热祭还是冷祭，对于故去的长者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祭仪极为隆重。至于规模，则视各家财力之厚薄而有别。力薄者，至少以一猪一羊作祭；富裕之家，除猪羊外，有椎牛十数头之多者。

仡佬族的超荐祭祀，十分庄严。除祭师“博帔”（pɔ³¹ p' ei³³，下文译作“师人”）主祭之外，要有一名副祭师“博罽”（pɔ³¹ da¹¹，下文译作“陪坐人”）作陪，还要有三五名青壮年在堂前“蹉寒鸡步”——跳“蹉堂舞”。届时，祭师头戴法帽（披有五尺白布作飘带的竹笠），右手持法器（一块用五色花线缠绕装饰的老虎